原類

論類

古文真寶

後集卷九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原類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而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鼎足立說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辨析三說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草而

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擧遠。

結得極好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之正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老。布置最爲得體〔迂齋云〕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闔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迂云〕散起〔謝云〕五字句 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句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句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闢端四句。變四樣句法。此乃文章寮巧處 仁與義爲定名。〔迂云〕總說 道與德爲虛位。〔呂云〕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四句。總結上意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

者小也。呂云老子病源。謝云當看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謝云此語出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迂云異道之行有所自。火于秦。史秦皇紀。李斯

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黃老于漢。【曹參傳】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文公佛骨表】宋齊梁陳魏隋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楊歸墨。今變歸字爲入。蓋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謝云]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于云]此處。說人從異端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呂云]從異端之病源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孔子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極有力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了佛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呂云〕用得新。文警策〔謝云〕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呂云〕一句生文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子曰〕眼目〔呂曰〕聖人

治天下。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有條理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文法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謝曰】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爲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

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今其言曰。再說佛老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莊子胠篋篇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呂云反復辨論 如古之無聖人。再起文 人之類滅久矣。呂云一段文相應 何也。文勢有頓挫 謝云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互看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謝云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二字。章法令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呂云說佛老所

以不可行之意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

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云健而有力意外意有

關鍵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

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

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迂曰此是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

之易也迂曰攻擊佛老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謝云援大學格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老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謝云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夫。其曰狄何也。以其來我。褒之詞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論語八佾篇 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詩閟宮篇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應在後 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謝云句法好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此一轉。妙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迂云與前面許多說話相應。是作文一法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 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又長 其爲道

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爲一句 謝云連下九箇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謝云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謝云字法 廟焉而人鬼享。字法 曰。斯道也。何道也。謝云文有收拾。有關鎖 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關鍵。鎖盡一篇之意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呂云文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云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坂。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謝云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謝曰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斡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迂云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謝云佛老之道不塞。聖

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
人其人。謝云句法 火其書。句法
廬其居。句法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是句法 鰥寡孤獨廢
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 其亦庶乎其可也 呂云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過秦論　賈誼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崤山。秦

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王。文王。武王。昭王。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呂云自取字至諸收字。皆不苟下。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田文趙有平原。名勝楚有春申。黄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關東連兵曰從。關西連兵曰衡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此四人者。為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此八人。通暢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此八人者。善於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

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諸侯攻秦不得。而後割地賂秦。論秦之所盛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

郡。取南粤土地分為二郡百粤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性命於獄官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此一段。謂秦併吞六國。天下混一矣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之業也。始皇志得意滿。將謂萬世之計。肆為不道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論秦之所以亡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吕云反覆詰難。在此一節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耰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為之器。銛。利。鉤。戟。鎩。皆兵名。謂九國時兵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謂六國。反不如陳涉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
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
者。何也。一夫。謂涉爲首倡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爲項羽所殺也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呂曰自首至末。千百言。結在一句。是文字之妙

朋黨論東萊曰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謝疊山云仁宗時。杜衍。
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
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共設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者七十三人。杜富韓
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即

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進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時公在院也

歐陽永叔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呂曰】平說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謝曰】此三句。是一篇正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呂曰】解上意然臣謂小人無朋。【呂曰】驚人意惟君子則有之。【呂云】應後句。【謝曰】此轉。最好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謝曰】初說小人

無朋。又生僞朋二字。尤妙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呂曰應前句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呂云一篇大意。警策有力處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呂云下得好處。妙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

朋。左傳蒼舒。隤敳。擣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呂曰下得好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呂曰應前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呂曰過接處而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殳。斨。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總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呂曰文勢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

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警策。有力後漢獻帝

時盡取天下賢士因禁之目為黨人。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

牢脩。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獄北寺獄。所引二
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為朋
人。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黨錮諸賢。有三君。八俊。
八顧。八及。八廚之名。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
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
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
八及。及者。言時人之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毋
班。秦周。蕃嚮。王章。王孝。為八
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

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乎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唐 昭宣。天祐二年。朱全忠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撿自處者。皆指為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

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辯君子與小人也。

【呂曰】下得好【迂曰】上幾句設有力。下無一句結得有力。亦徒然。譬如千鈞之重。一肢而勝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須十分有力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有力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

可以鑒矣呂云有力。謝云只二句結。絕妙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事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以自娛其志。故為之著論云

仲長統

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

之躕躇畦音奚苑音宛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

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

安神洞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音晃佛。音拂。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性也。莊子曰噓噏呼吸。吐故納新。又至人無己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操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

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諫臣論

陽城。字元宗。及進士第。乃隱于中條山。李泌薦諸朝。德宗召爲諫議大夫。及受命。無所建明　昌黎作論以譏之

韓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陽城可謂能不變其平生之素守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或在易蠱之上九云【易】蠱卦。上九爻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王朝之臣。蹇蹇不屈匪躬之故。不顧其身【伊川】曰蹇難之時非為身之故也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蠱上九。與蹇六二。卦義各不同。故曰。所居之時不一也而所蹈之德不同也。高尚其事。與匪躬之故。出處有異。故曰。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若使居蠱卦上九之時。是在無用之地。反欲致匪躬之臣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若使居蹇卦六二之時。是在王臣之位。反欲高不事王侯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故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
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
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
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
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
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
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以

為名者。故雖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知朝廷有鯁論直言之諫官天子有不僭賞

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欲兼濟天下也。孜孜

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孔子坐席不暖溫。又遊他國墨突不得黔。音鉗。墨翟竈口不及黑。即去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而

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而不喜攻發人之陰私。以訐為直者也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

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